

金 涌 著

天涯

倦客



金 涌 著

天涯
倦客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涯倦客/金涌著. 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 1999. 11

ISBN 7—5360—3181—5

I. 天… II. 金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1999)第65112号

天涯倦客

金涌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番禺市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3.5印张 1插页 350,000字

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3,000册

ISBN 7—5360—3181—5

I·2666 定价:26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面对琼州海峡骤起恶浪的那一刻我想到了死。噙着泪，两根指头插进喉里，下力按小舌，五脏六腑往上翻，痛苦得浑身打颤。十多个小时没吃喝了，呕得出来什么，黄稀稀粘腻腻的，全是胃液和胆汁呀。死的确可以解脱痛苦。我对自己说，可是晕海的痛苦都不能承受，这个男人的生命也太没有价值了，不如纵身一跃，消失于眼前茫茫大海滔滔巨浪。我浑身一震。

稍微好受了些。我携了笨重的行囊，在湿漉漉的舱板上寻块未被污染的净处，怏怏坐下来，两手攥着栏杆向前望去。台风正上劲头，呼啦啦作响，仿佛千万头虎狮咆哮龙宫。耸起的浪峰怦然塌下，又偏不甘心，喘息着推波助澜，跻身被探照灯映得雪花飞溅的航道。

这是满载车辆的渡轮，码头广播说的封海前最后一趟，正冒险穿越海峡。轮上一片混乱，餐厅临时改做客舱，挤满了各式装束的渡海人。有坐着站着躺着的，一张张脸上惊魂未定，色如纸白。肉体随着船身的起伏东倒西歪，稍不留神撞着硬件，血流了出来，也没听谁叫声痛的，都麻木了。体质差的在呕吐，舱板上遗下滩滩污物，浊水横流，难以下脚。空气还凑合，窗开处，风儿涌进来，把臭酸味全吸了去。

靠墙角的一个老妇耐不住折腾，口口声声骂千刀剐的儿子，内地好好的工作辞了，愣跑来孤岛发啥子神经。老妇嚷嚷不活了，哀泣着起身往舱口去，像是要投海。奶娃子的儿媳堵住了老妇，三人抱头哭成一团。媳妇看上去也挺不住了，蹲下呕又呕不出来，只有学旁人的样，拿指头深入喉里抠。抠的惨样老妇哭得更伤心，骂得更毒。我寻思这家人中某个成员，准是在对面岛上发了一笔财，否则是不会把老老小小接到身边去的。同我一样壮实些的就到舱外来，长吁短叹地听凭风浪肆虐。

顶倒霉的恐怕还是我。几个钟头前乘夜行中巴遭抢劫，更早些时候在火车站广场被扒窃，这些不幸使我积攒了多年的家底所剩无几。还有冒着大雨登渡轮时，几个面相凶悍的船员挡道，说汽渡带客几十块钱不成，要交风险费，过海发财人的命值钱的。这不明显摆着乘危敲诈勒索么。毫无办法的人们忍辱解囊，颤颤兢兢伸过去一只只手，手中的钞票让冷酷的心获得了快感。轮到我了，一个准是头儿的家伙带着阴笑说：先生，请。

好一个颇具君子风度的“请”。委实让你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，想求他开恩，说我途中被偷被抢了，实在掏不出钱来。可这念头未出口便缩回去了，因为刹那间，面对的阴笑变成了狞笑。头儿两手交叉着，十分像电影电视上的冷面杀手，不停地抚摸一柄磨得锋利的安全斧，这斧子他刚用来砍过很粗的缆绳。我恐惧地说等一等，当众解开了腰间的牛皮裤带，将手小心地探入短袄内侧，那里面有一只出门时妻子特地缝制的钱兜，剩着最后几张皱巴巴的盘缠。

其实后来细想，头儿等并非催魂索命。倘若真如此，再多的金钱于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。令我不可思议的是那个“请”，说得轻飘飘的，暗示你自觉自愿，莫要惹他不开心，来脾气，动肝火。结果是可想而知的，屈膝称臣的诸位已经做出了样子，先生就照办吧。我惊奇，那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，法律更是山

高皇帝远,只需打个喷嚏功夫,不肯就范的人便会身手异处,消失于这大台风之夜的茫茫海上。且杀人者有令警方信服的解释:台风甚猛,海浪太恶,舱板极滑。谁来作证,那条轮上曾有一个陌生的我呢?

就在不堪忍受屈辱的当儿,我认识了来自天津的柳小姐,她是学隋末断代史的研究生,属于长得虽不十分美丽却姣好可人的女孩儿。但她看上去似乎比我们大活男人更能承受命运的煎熬。嘟囔着渡轮非翻了不可的时候,众多汉子奋勇抢夺救生设备,我刚抓住一件特制的泡木衣在手,便遇着了那双于生死不屑一顾的眼神。她是那样坚定沉着而我是这样惶遽畏怯。换句话说,是柳小姐给我注射了一针瞬间镇静剂,让我视死如归,振作起来与她同船过渡,风雨同舟。过后与柳小姐交谈得知,她也是往大特区谋职的闽海人,原单位呆不下去,人际关系既复杂又微妙,干得再好也要论资排辈慢慢来。

于是,在听了一位先期“下海”同学的启蒙之后,她有了主意,提出停薪留职。领导坚决不同意,她就一气辞了职,把组织人事关系往当地人才交流中心一搁,昼夜兼程赶过来了。柳小姐有一点麻烦,忘了那位下海同学的确切地址,只得瞎猫逮死老鼠碰了。还告诉我,从湛江火车站至海安码头的夜行车上,几个家伙用扑克牌变戏法坑蒙乘客,轻而易举地索去了她的大部分财物,差一点还赔进去比这更可怕的少女贞操。说到这里,柳小姐耸肩一笑,笑得我认为有点凄楚,说吃一堑长一智,等于拿高价买了惨痛的教训,应该感谢那群骗子才对呢。我点头说是。

停了一会,柳小姐好奇奇怪,说那会儿怎么傻到了极点,好人坏人分不清,明明是骗人的笼子还要往里钻,准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。又告诉我,在大学里,她有“克里斯蒂第二”之称,那是与警方联手破获数宗校园窃案之后,师生们对她颇具私家侦探气质不俗

表现的赞誉。她给自己圆场说,当时事出有因,身上带的钱不多,投奔的朋友接济有限,找工作需要打点……

我理解柳小姐所言。她是在平衡因一念之差导致的心理倾斜,修复仍在隐隐作痛的精神创伤。柳小姐不再往下说了,而是用机警的眸子上上下下搜索我,疑我如此热乎不定揣有祸心。我被盯视得发毛,欲言却止,手脚不知放哪儿好。随风而去吧,我对自己说,一旦踏上这吉凶未卜的风雨航程,善良的人们就得时刻提防,况且我和她这辈断了线的风筝,没了退路的闽海一族呢。

渡轮减速,驶入风平浪静的水域。刚才还沮丧不已的人们,此刻一窝蜂涌至轮舷欢呼雀跃,不顾踩着了污秽还是行李卷儿,一些人的嘴嗫嚅着说不出话来,好多双眼眶里跳动着泪光。那个白发老妇被人搀扶着站起来,皱纹和泪行揉在一起,激动得手打颤颤。媳妇则摇醒熟睡的孩子,指着前方朦朦胧胧的港湾,说爸爸就在那儿迎接。柳小姐发现我也在闹腾的人群中,点个头,扬扬手打招呼。探照灯下,她白皙的脸庞有一缕红晕泛起,想说什么终没有说出来。

仿佛天地间倏地抖开一幅长卷,如椽巨笔绘下漫天星斗满地灯火。溢光流彩的绿岛上,五颜六色的霓虹勾勒出万千楼宇轮廓,别致的造型没有一个是相同的。我无法抑制感情,从恶梦般的海上风暴解脱出来,倍觉生命来之不易,就像熬过漫长黑狱的囚徒,更知自由的珍贵、阳光的妩媚。一想到自己曾经有过灰暗的心理、欲死的念头,不禁羞色盈面。

渡轮抛锚。抬腕看表,已是凌晨一时。听浪涛拍岸,似有节奏的呼吸,我意识到什么是海韵。边防武警把关,一一核实证件,无证者遣返原籍。缓缓蠕动的是一支颇似难民的队伍。我在其中不自在,觉着有失身份,于是拎了行李大步上前去,边走边掏记者证。

“站住，排队！”随着一声厉喝，我的左臂挨了重重一下，骨头像是碎了，痛得险些栽倒。瞪眼看，原是一小个头战士，拎根橡皮棍，帽沿儿压得很低，辨不清面孔，肯定凶凶的。我愤愤地递上证件，欲责问他凭什么野蛮值勤，还动手打人。谁料对方压根儿不吃这一套，用棍将帽沿往上一顶，吼道：“啥了不起，海南岛一视同仁。”说毕，再次举起那根令我已十分恐惧的棍儿，半空里抡圆，又要劈下。好汉不吃眼前亏。我转身就跑，缩回队伍里，绊着行李，差点摔了个大跟头。好在没人关心我的痛痒，都顾着自个过关赶路，总算没失面子。

出得新港，拾级而上，不觉几分燥热。一阵椰风拂面，我索性敞胸凉快个够。顺街面望去，灯笼火把，宛如白日，仍有不少店铺营业，大排档摆上了街中心，一色生猛海鲜。食客个个吃得嘴脸油光，酒喝连声。不远处海浪起伏的夏船上，有男女依偎，偶尔传来一两声讪笑。少说五六个开夜车的司机迎过来，讲拖音很长的海南方言，邀客坐他们的的士，没有我常在内地见到的奸诈与横蛮。我犹豫不知坐哪辆车好。看一同出港的乘客，稍有身份的上车走了，余下的步行或寻店投宿。于是我挑了辆红色“夏利”，问司机如何计费。司机说两种形式，一是打表，四块五起价，二是议价，双方认可即成。我选择了前者。司机又说市内统一规定，夜间行车男性乘客不得坐前排，要坐在隔着安全网的后座，强调是为了治安防范。我坐下来觉着舒服，颇潇洒，有老板味儿。对了，想起哪位朋友这么讲过：每个头回登岛的北方佬，都可以从的士上体会到中国最大经济特区的“特”味儿。只要路边一站，不用招手，那红黄蓝白各色的的士便会嘎然停在身旁，司机摇下车窗，客气地请你以车代步，像仆人侍奉主子那样乐于效劳。的士是海口的主要交通工具，满街甲壳虫似的，四五十万人的城市超过了七千辆，密度居全国之最。车门开了，谁好意思拂袖而去，除非真正的囊中羞涩。那也不要紧的，价格上下浮动，几句话和司机聊贴心了，不定人家白送一

程。“坐稳了。”司机回头说，便发动了车，徐徐驶上椰树摇曳的滨海大道。

这当儿，我最后一次瞧见了柳小姐。她自然款款坐于车上，不过是在前排，正比划着和司机套近乎。说些什么呢？我猜，大概是询问她那位下海同学，或者是男友的确切方位吧。我给柳小姐打招呼，她没有看见，车就箭一般射出老远了。以后我再没有见着她。说也怪了，弹丸之地的海口，的士跑个来回才几十块钱，而我又是做新闻记者的，为采访走街串巷，哪个角落没去过，却硬是没见着那位共过海上患难的女子。难道她在茫茫人海中消失了？我寻思，要么去了沿海别的城市，再要么闯不出名堂打道回府了。但有一点我笃信无疑。不管柳小姐去了哪里，自有去了那里的道理，她不属于那种轻率作出抉择的人，个人奋斗目标十分明确。也许我是多此一举，杞人忧天，说不准柳小姐已经成功了，比我闯得强上好多倍呢。在哪里呢？在炒股票，跑房地产，经营期货，倒腾外汇，日头下踩着破单车沿街推销新潮化妆品，做了虽然小一点却属于自己的公司老板。再要么，与某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见钟情，结为伉俪，或经受不住金钱诱惑终为人妻，成了一只锁在精制鸟笼里专为博得富翁一乐的“金丝雀”。我记住了那一刻柳小姐对彼岸虽是惆怅却满怀渴望的脸。

后来，在经历了一次次成功和挫折之后，我辗转返回家乡武汉，做短暂停留，以便静下心来作一番思索和调整。谁知怎么也静不下来。我的处境极差，面对的是没有了工作、住房和不时善意、无意、恶意袭来的种种非议。我有自己解析问题的方式，如此这些那般，等于是向生活交纳了一笔昂贵的学费，丝毫没有气馁和放弃的意思。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日日夜夜，闯海谋生，风刀霜剑严相逼，已使我磨砺得铁一样坚强，较之从前成熟和理智，因而对生活充满了火一样的激情。

这天,我端坐在自家十九平米的木屋桌前,久久地凝视着窗外一方景致出神。那是一轮即将溶入暮色的落日,血样殷红,炽烈得能灼伤人。于是突发奇想,欲把它邀进来供于书案,顶礼膜拜。我说,我的太阳,燃烧了整整一日之后,你累了、倦了,也该歇歇了,休养生息,是为了明天照样潇洒地升起,铸造出毫不逊色于昨日的辉煌。于是,灵感迸发,笔耕不辍,一气呵成,写出这部《天涯倦客》。它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一段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难忘亲历……

睡不着,泡一身痱子,指甲抠出了血也不解痒。服下的白色舒乐安定片,屁作用没有,算是应了那句话,长期失眠等于慢性自杀。

正是三伏,酷暑如蒸。江对岸繁华市区的大弄小巷,摆开着长长的“肉市”,这是老汉口祖祖辈辈遗下的风景。为逃避密匝匝丝风儿不透的居室流火,太阳还悬在老高,便有人盆盆罐罐把水泼撒在自家门前,尽可能地降一点温。接着将家中的竹床、篾席、躺椅、门板等统统请出来,彼此互不干扰,正儿八经地安营扎寨,散热纳凉。天热无君子,待黑幕全降下来,路灯初上,这里就像是穿越了时间隧道,溯回到兽皮遮羞的古石器年代,皆是一色晃眼的白肉儿。男的仅穿条裤衩三角片儿,女的多个胸罩,娃儿一丝不挂。老妇人干脆暴露早没了弹性的瘪乳,在被自己死去活来爱了大半辈子、此时鼾声如雷的老伴身边,均匀地摇动缀了补丁的巴扇,像是要唤醒如花似月的往事。

万家灯火,如天上银河散落的一盘珠玑。毗邻东湖的宿舍区杨柳摇曳,时有水风送爽,温差几度。幸中又有不幸。我的套房顶着天,向着西晒,经过结结实实一整天日光浴之后,也和那白花花肉市别无二样。特别惧热的我,像圈在烤箱里的黄牯牛喘气,汗水涔涔。大小电扇旋出的风灼人肌肤,“送你一缕清凉”的功能荡然无存。由于体碾汗渍,用足一年的鄂西篾席早没了昨日的风光,原

先偏绿的嫩黄变成了土家人常年悬于屋檐下的腊肠色。有的地方麻线脱了，藏着锋利的芒刺，不留神便会扎进肉里，渗出血来。又得妻子飞针走线忙上一宿。想换床新的，扔了舍不得，凑合着过呗。今夜的躁动不是酷热和芒刺的罪过。

大早按步就班，见凌乱的办公桌上——一纸便条，写着“自称你好友的北京记者来汉，说有急事，请尽快与他联系，莫误。”角上留有电话号码。拨通后方知，原是首都一家文化报的哥们小冯。小冯一口京腔：“你这家伙真他妈难找，下海啦，赚足十万万，款爷一个了是不是。”我说：“别开玩笑，干记者老本行，息影几年，没饿死你老兄，就谢天谢地了。”小冯说：“言归正传，明日我要回北京，今天非逮住你不可。”我笑谑：“京官微服，取道卑城，几寻寒友，有何贵干？”小冯一听上了火，说：“别他妈拽文化玩深沉，没好事满世界找你，吃饱了撑的，约个点儿，啥时候见面，再来这套我跟你急。”我挺纳闷，什么好事巧事，惊动朋友下如此功夫。于是，约小冯晚饭来我家搓一顿，喝啤酒。他自然高兴得连声 OK。接着我拨了电话给妻子，说家有贵客，让她提前下班，顺便绕趟菜市，买点鲜鱼活虾什么的，肉冰箱里有，酒现成。

小冯准时来了，老样子没变，长发披肩，只是眼角多了几根皱纹。他看就是吃艺术饭的，美院毕业，摄影也见功底，还能耍笔杆子，眉间透着京城腕儿的清傲。小冯开门见山，说报纸有个栏目，叫“摄影家近况”，专门介绍有成就的摄影家，眼下正做着什么。我知道这栏目，能上当当然挺露脸，心里痒痒的，嘴头却婉言谢绝。我说：“我已经远离摄影了，做做文章倒有兴趣，刚跑趟七千公里丝绸之路回来，出了本《中国西域的诱惑》，图文并茂的。”说罢双手赠上精装本。

小冯一瞧挺乐，说：“嗨，见面礼，二十来万字，不赖，咱得回去拜读拜读。”我说：“不敢不敢，实话告诉你，眼下特区的诱惑，一点

不亚于西域的诱惑。最近眼皮子常跳,不知是福是祸?我寻思着去那边看看,走马观花也行。”小冯灵感一闪,说:“对的,别急么,先下海探一探深浅,再作抉择,这就是近况呗,有趣,有味,有写头。”等不得厨房里忙乎的妻子把菜端上来,小冯便向我举起了酒杯,说:“哥们,咱先干了,祝你心想事成。”我碰了小冯的杯,浅浅地呷了一口,又取酒往他杯子里斟满,说:“你老兄太抬举我了,非得见报么?”小冯一只肥鸡腿卡在喉眼,哽咽着连连点头,脸涨得通红。我说:“老兄,谢谢你了,请接受我这一杯。”待小冯反应过来,我已一仰脖子入喉,并将杯倒过来让他瞧,有没有剩底。

“大哥我还不信你么,看准了,干!”小冯真是爽快性格,主动抓了还剩一半的啤酒瓶子,作喇叭状喝尽,抹着嘴巴说:“兄弟我透一信息给你,时下京城文化人蠢蠢欲动,下海成风。文化人经商不易呀,无论停薪留职,还是拍屁股走人,都需要勇气加毅力,都得准备付出代价。”我说:“我干记者这行还不清楚,早摸到你们脑缝间去了。像你们北京,有办公司做老板的,有贷款跑房地产的,有大家伙凑钱开餐馆茶楼的,还有跨过边界当国际倒爷的。更多的平日留神,抠信息,拿中间费。泡股市的也有,多是小本经营,话说回来,原始积累就得这样,成了鸟枪换炮,发了,再反过身来做文化。”小冯打断我:“发了,还做什么文化,酸溜溜的文化。”我接过话发挥。“那不一定,文化是崇高的,标志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。说咱过去几个同路人吧,一夜间发了,汽车别墅大哥大,全副武装,舞厅当家门进,情人一茬茬换。可末了腻了,还不是倒翻回头杀回马枪,创办报刊杂志,搞什么广告创意公司。说到底,文化是文化人事业的根,落叶归根的根。”

接着我举了当今影视界某大名星的例子。此君先后筹资数亿元办文化,如演唱会、时装表演,重拍一度因资金拮据而搁浅的故事片,创立独具民族特色的影视城,大言不惭要和美国好莱坞媲美呢。最近,又推出了自己如何从流浪者到亿万富翁的长篇传记,洋

洋洒洒,风情万种,成为海内外媒体褒贬不一的新闻人物。小冯打断我的话,说侃那鸟语没劲,烦人,还是聊聊咱共同的事业,谈一谈作为摄影人的近期打算。

显然,小冯的采访已经开始了,尽管我一直回避他的拟题。我不想扫朋友的兴,说:“那我就言者无罪了,如今世纪之交,举国上下,群情振奋,继往开来,励精图治。改革大潮汹涌,各行业推波助澜,可惜本该更活跃的摄影界却激不起浪花,宛如一潭死水。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,摄影家和他们的作品走向市场,面对激烈的竞争,择优汰劣,是迟早的事,不可避免。瞧瞧这年头摄影界怎么了,硬没几个胆大的扔了铁饭碗,下海去轰轰烈烈成就一番宏图大业。我声明在先,吾言下海之意,并不单指经商。”小冯说摄影作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,自然要置身市场接受大众的检验。

我笑谐:“对的,你说到了点子上,现在的一些摄影家,像阳痿了硬不起来。请原谅,我这话粗了点,是想表达一层意思,一种倾向。就说大量充斥报刊的图片吧,没有新闻味,何来现场感,导演摆布,装腔作势,花里胡哨,回到多年前的老路上去了。艺术摄影也是如此,一脸儿脂粉气,纯玩技巧,都好像眼熟哪儿见过。我有自知之明,拍不出东西,靠边站,别蹲着茅坑不拉屎。”小冯听懂我的意思,反客为主,连碰几杯,说:“老兄锐气不减当年,好,不愧哥们心中铁铮铮一汉子。不过有几句话要同老兄道明,我这回来不是和你耍贫嘴,包括摄影圈在内的文化界走势,那是另外一篇文章。直言吧,总编让我来汉办两桩事,先为一家赞助了摄影竞赛的合资公司出点彩,就是写篇文章吹一吹,再么专访仁兄,也整个东西发在栏目上。”

我再次把酒杯举起,说小冯你饶了我吧,敝人实在不愿成为新闻人物,众夫所指。小冯说我若再坚持己见,等于下逐客令,他只好退席了。我说没这个意思。小冯说既然如此,就尊重他的意见,从北京千里迢迢来趟武汉,不是容易事。我说小冯依你了,但有一

个条件，四个字。小冯让我说。我拿筷子蘸了汤水，在桌面上写出“笔下留情”。小冯一拍屁股跳了起来，满口应允，一拳擂在我的胸上，疼死了。自然咱俩又得斟满清杯。

事实上，我这几年不算息影，准确地说，应该叫做歇影，或曰换笔，是在意识到自己脚下的路愈走愈窄时，扪心自问后作出的明智抉择。新闻摄影改革尚在初级阶段，一步三跌，片子拍得再棒发不出来，搁着发霉长毛有个鸟用。新闻的传播实效与史料见证，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，就其现实意义而言，前者较后者重要得多。在重新设计自我之前，曾有智者进言，说我尽管耕耘摄影多年，得了大小数十个奖项，荣获全国十佳摄影记者称号，并在首都举办了个人风格作品展览，但真正的潜力还是在另外一条路上。诚然，这条路目前尚无明确的指向，藏匿于荆棘杂草丛中，还得苦苦寻觅。智者以为至少一点无疑，倘若我沿着另外一条路，坚定不移、锲而不舍地走下去，来日必成高就。他说的高就，我的理解是新的视野、新的事业和新的成功。我信智者的话。之所以信，是因为我头脑清醒，不甘落伍，早已开始自觉地调校人生坐标，进入状态，迎接随时降临的挑战。

小冯更有了兴趣，说就谈这些，越具体越好。他顾不得剔净淤塞于牙缝的肉泥，从绘有巴塞罗纳奥运会五环旗的文化衫脖口摘下钢笔，又打随身携带的羊皮袋里取出小本，正儿八经地忙乎起来。

妻子见酒过三巡差不离了，便过来收拾残席，随后领着淘气的儿子下楼去，好让我们侃个痛快。我同小冯滋滋有味地抽烟，饮茶，谈了很多，谈得很远。我明白一旦下海，放弃现在的省报记者职位意味着什么，那将意味着切断工资、奖金、保险、福利等一切来源，意味着在限定时间内退掉盼望了两房一厅，意味着倘若不能如愿将陷入失去公职的窘境。扔了铁饭碗，靠什么来维持一

家人的生计？从零开始，成功了好说，万一失败了呢？遇上天灾人祸，渐渐年纪大了，摊个不死不活的痼疾，怎么办？这些生存系数必须充分而慎重考虑进去。不付出代价便轻而易举获得成功是没有的。还得承认一个事实，省报记者是份很不错的工作，羡慕者多多。那些踌躇满志的新闻专业学生、日夜奔波在一线的特约通讯员，甚至一些确有真才实学却又不安于现状的地市报同行，都在积极撰稿的同时活动“关节”，以期跻身这支新闻正规军。处于法制亟待健全的社会，记者职业似与“无冕皇帝”同语，仿佛拥有无边无权的权利，它往往代表上级机关的意志，大笔挥处，便可将某人推上峰巅，或踹下深渊。

我不止一次在穷乡僻壤领受这份殊荣，置身乡亲们敲锣打鼓的欢迎气氛之中。那弯弯山道上高悬于树梢的大红横幅，这样写着：欢迎省报领导同志亲自下乡检查指导工作！“亲自下乡”、“检查指导”，诸如此类，怎能不受宠若惊！尔后，所到之处皆为人前客座上宾，朴实憨厚的乡民杀猪宰羊，为的肉酒肉饭款待我，甚至连睡觉前的温热洗脚水也摆在了床前。那特级战斗英雄凯旋归来都不曾有的待遇，竟让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记者摊上了，今日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，深感受之有愧。

新闻记者之路绝非一马平川。可我走起来两脚如风，似有难以言状的惬意，或曰下意识的轻松自在，这应被诠释为一种职业快感。我跑遍了鄂省山山水水每一个县市，通过文字和图片，报道了数以千计的新闻事件和人物，结交了许许多多层次不同、素质有异的朋友。寻觅新闻线索，挖掘背景材料，捕捉最佳瞬间，开掘深度报道；颂扬再优秀的人物留有余地，探寻贫困根源的同时指出希望所在；既让以身试法的恶行曝光，又告诫善良的人们从中吸取什么。我常给中央首长拍照，采访前来的外国元首、功勋卓著的元帅将军、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、一夜梦想成真的文化体育明星，然而更多的是辛勤挥汗在各条战线的普通劳动者。我一次次深入监

狱、劳改队与服刑人员交谈，至少有四个除夕在大墙里度过，通过这个特殊的窗口，向社会传递新生者告别旧日的心声。

的确，我曾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骄傲。记者证到手兴奋了好长日子，暗暗发誓一辈子与笔和相机为伍，写出一流的文章，拍出精彩的照片。我的目标是“中国新闻奖”、“荷赛奖”和“普利策新闻奖”，为之宁愿付出热血和生命的代价。可现在前途看好的我信念动摇。若一叙衷肠的话，其间既有不甘人后、另辟蹊径而招致的境遇欠佳，也有年事渐长、新手迭出引发的激烈竞争，还有近阶段新闻界屡禁不止的歪风与丑闻，使我头脑中信奉的崇高记者形象蒙耻。时下流行一段顺口溜，说什么一流记者玩股票，二流记者拉广告，三流记者会上泡，四流记者赚外稿，五流记者干本报，六流记者瞎胡闹……

有的人利用职业之便兜售有偿新闻，中饱私囊，往往后台就是他们的直接或间接的上司。个别头儿公开宣称，迟抓不如早逮，放开手脚捞钱，出了事组织担着。报喜不报忧是明摆的，批评报道得小心饭瓢子砸，真想入深水抓大鱼，反倒沾一身腥。至于采访一路，吃喝一路，回来发条三五百字新闻，便是不足挂齿小菜一碟了。没有请柬不去，请柬象征着礼品、红包和美味佳肴的实惠。时下又增了价值，是原始股票、有价证券、不能再便宜的商品住宅。捞到了这些再做什么呢？很简单，在人家早拟好的新闻稿上涂鸦几笔，末了切记添上自己的大名，拿回去交差了事。“哎，如今的同行不是以前了。”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这样感慨。因为我跑社会新闻，多是上门求人家，如此美惠受之有限，偶而几次问津终身难忘。

那回应邀参加一家高档酒店开业典礼。因为政府官员未到齐，港商们便坐在一起喝酒聊天。我坐在边上，想捞点料写条经济快讯。其中一浓妆艳抹女老板突发奇想，让一堆众星捧月者猜猜她最讨厌什么。这伙人费解，说你心中藏的事我们怎么知道。女老板直截了当，说是记者，大陆记者，很有点咬牙切齿的。众口齐